

海军舰载航空兵基地司令戴明盟：

刀尖上的领舞者

本报记者 姜天骄

“看！飞鲨来了！”在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中国海军舰载战斗机以独特的身姿首次接受祖国人民的检阅。与其他战斗机最大的不同是，“飞鲨”的尾部明显多出一道着舰尾钩，远远看去，就如同军人敬礼时举起的右手。

“这道鲜明的尾钩是我国舰载战斗机形成作战能力的有力证明。”舰载机长机、海军舰载航空兵基地司令戴明盟说起“飞鲨”就像在说自己的孩子。当年，他第一个驾驶舰载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实施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有人说，驾驶舰载机在航母起降犹如刀尖舞蹈，我们试飞员就是领舞者”。诸多荣誉加身的戴明盟最为看重的还是“英雄试飞员”的称号，“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更多的‘飞鲨’驰骋碧海、搏击蓝天”！



图① 戴明盟驾驶歼-15舰载机准备进行飞行训练。

图② 戴明盟(左)结束飞行试验。

(资料图片)



初生牛犊不怕虎

军人和飞行员是戴明盟从小最为向往的两种职业，而将这两种职业结合得如此完美，并不惜为之付出生命，却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来到部队，第一次伞训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戴明盟回忆说，那一次他从机舱跳出后，降落伞没有充分打开，好几根伞绳绕过伞顶，只感觉自己在空中掉得特别快，不一会就超过了在他之前跳伞的两位同学。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只听见地面上不停地大喊：“3号3号检查你的伞！”戴明盟灵机一动打开了备份伞，总算有惊无险，安全着陆。

初到海军时，戴明盟飞的机型是歼-6，耳朵里灌进不少“掉飞机”的坏消息，他也不由得紧张了一阵子。一次，他跟着一名老飞行员飞仪表，飞机正向空域爬高时，就听见“咣！咣！”两声巨响。虽然没有什么经验的年轻飞行员，但是直觉告诉他飞机出现了故障。当时飞机离地面的高度还有2000多米，没有落地的可能，还是老飞行员经验丰富，调转机头往回飞。其实飞机已经冒烟了，只是他们在飞机上看不到，塔台上的人都在喊“跳伞”，戴明盟坐在后舱便第一个跳了出去。刚刚脱离险情在空中飘荡的他竟然还有心情观察飞机的状态：只见飞机甩着长长的火线开出去几百米，前舱飞行员的伞也打开了，他这才放下心来。可是，观察落地时又出现了特殊情况，落地区域是一片菜地，间隔不到一米搭起的菜架子让他没有落脚之地。“我心想，就瞄准一根竹竿往下落，这样至少可以躲过三根竹竿。”就这样，他在最后时刻身体擦过竹竿，安全落地了。“如果躲不开竹竿会怎样？”记者替戴明盟捏了一把汗。“那就穿肉串咯。”戴明盟讲起那场险情，竟然谈笑风生，毫无惧色。

“你的胆子为什么这么大？难道你从来不会害怕吗？”面对记者的提问，戴明盟的表情忽然严肃下来：“害怕是没有用的，要想让自己飞得更高更远，就必须去掉浮躁，扎扎实实练好本领。”戴明盟说，经历过几番生死考验，他渐渐明白，生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练好本领，不仅仅是对职业负责，也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执行力就是战斗力

飞苏-30的那段日子是戴明盟事业的成熟期。面对跨语言、跨机型等诸多困难，戴明盟自加压力、刻苦钻研。“我把苏-30的资料全部背下来了，练成了对座舱电门按钮‘一摸准’、对功能数据和使用程序‘一口清’的硬功夫。”戴明盟说，那段埋头苦干的日子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提升飞行技能没有捷径可走，熟练的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艰辛磨炼。

就在这时，一项全新而又神秘的任务找到了戴明盟——凝聚着国人“航母梦”的舰载机开始遴选首批试飞员。“飞行界都知道，舰载机在航母起降犹如刀尖舞蹈，风险系数极高。”戴明盟丝毫没有迟疑，“祖国需要我，我就上”！

没有技术支援、没有图纸资料、没有标准规范……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是一张白纸，戴明盟亲眼见证从机场建设到航保设备，科研院所和军队一步一步将一个宏伟的蓝图变成了现实。

“做滑行冲索试验时，机场只有一条修好的跑道，前后左右都是烂石头。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敢去试验。结果有一次，钢索一头真的断了，像流星锤一样把飞机都打烂了。我当时在地面指挥，示意飞行员保持方向往前走，因为如果处理不当，飞机飞到石头上，就更加危险了。”戴明盟回忆起这段岁月感慨道：“为了航母梦，大家都是蛮拼的。”

后来开始突破上舰技术，极限偏心偏航风险更高，主要是检验飞机和钢索是否过硬，尾钩和钢索是否吻合。从天上看，航母只有邮票大小，戴明盟还记得，第一次在天上放尾钩，他不由自主地紧张，全身毛孔都张开了，“我也不能

说自己伟大到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作为一名军人，任务需要我，我就上，这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第一次执行地面高速滑跑极限偏心偏航阻拦、第一次执行飞行着陆阻拦、第一次执行滑跃斜板起飞、第一次执行绕舰飞行和触舰复飞……在戴明盟的字典里，执行力就是战斗力。投身试验试飞以来，他带头飞高难课题，带头试风险项目，创造了歼-15舰载机试验试飞多项纪录，出色完成超负荷、高密度、高强度科研试飞435架次，熟练掌握了歼-15舰载机驾驶技能，为实现舰机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戴明盟作为长机带领编队飞出了零误差的好成绩。很多人说，海军舰载机第一次受阅就飞零误差，压力太大了。戴明盟却不这么认为，他曾经说过，“我从来不注重结果，只注重过程，相信过程做好了，结果自然就有了”。他一直都是这样近乎偏执地去做好每一个环节，而结果，也总是令人满意的。

为圆满完成阅兵任务，戴明盟带领飞行员把可能出现的情况一遍又一遍地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训练，为顺利完成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飞行员徐爱平说，飞行中的每一个细节戴司令都做到精益求精，他讲飞机不是加油门就马上起来，会有一个过程，从油门的变化到发动机转速的变化再到飞机推力的变化，然后再到飞机状态的变化，他会在这个过程中预期到你的油门加得多了，提醒你收一点。

有一天，阅兵空中梯队合练，并针对性地开展了低气象起降、到备降场模

拟备降训练课目。当编队飞到赤峰机场放下落架模拟备降时，一架飞机因起落架出现故障放不下来。戴明盟果断安排该架飞机提前返场，并通知一架空中备份机随同返场，减轻了飞行员的心理压力，在飞行员的努力下，成功放下起落架，安全着陆。同时，另一架备份机及时加入编队参加合练。最后，编队以5分的成绩通过合练地点，顺利完成合练任务。这次训练中，空中特情处置方案用上了，备份机也成功替换，各方面处置都很圆满。

飞行员丁阳说，看戴司令飞行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戴司令在，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绝对稳妥可靠。有一天，按照计划安排，戴明盟将进行一次滑跃起飞和阻拦着陆训练。可天公不作美，仿佛在有意考验着戴明盟。这天清晨下起微微小雨，待到计划起飞时间，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急，雨帘已经把座舱盖完全盖住了。飞不飞？指挥员让戴明盟自己决定。戴明盟毫不犹豫地指挥员请示起飞。“飞鲨”轰鸣，直击苍穹。飞机沿着14度滑跃甲板划出一道完美弧线，直冲云霄，随后又稳稳挂住唯一的一根阻拦索，成功阻拦着陆，圆满完成了任务。

“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我时刻准备一飞冲天。”戴明盟坚定地说。



《喜马拉雅之光》《大地之歌》《最后的乐园》……一曲曲散发着浓郁中国韵味的音乐时而流利酣畅，时而清扬婉转，就像在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叶小钢的音乐喜欢调用中国传统元素，他说，他的根在这里，脚下的土地是他取之不尽的素材库。

有人听过他的《喜马拉雅之光》后说，仿佛看到了冰峰和圣湖。为了寻找真正的天籁之音，他曾五进西藏。“我从1985年就开始做西藏题材的音乐作品，西藏之美是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永远无法想象的。”叶小钢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叶小钢开始给影视剧配乐。同剧组一起出外景是采风的好机会，对于在乡野山间放逐心灵，他乐此不疲。跟《玉观音》剧组去中缅边境时，他的灵感不断迸发；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到抗洪第一线，他更是身穿迷彩服跃入洪水中，这样特殊的人生经历后来被写进《惊涛骇浪》。走遍大江南北，叶小钢带回了无数流淌在人们心底的旋律：1996年，他创作的电影音乐《人约黄昏》获上海东方电视台颁发的“最佳电影音乐奖”；1998年，电影音乐《半生缘》获香港第十七届电影金像“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提名奖；2012年，凭借大型交响史诗《喜马拉雅之光》，他获得第88届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作曲大奖……

多年行走于山川江河之间，叶小钢的音乐视野不断拓宽，内心深处却始终有一份牵挂。他在湖北走过好几次，也哭了好多次。在小三峡的浅水湾里，他遇见许多小孩泡在水里唱歌，边唱歌边收钱交学费。看到这一情景，他的心一下子紧起来，眼泪夺眶而出。还有一次，他在火车上遇到几位学习音乐的学生，都来自贵州贫困地区，“带队老师认出了我，希望我给这些学音乐的穷孩子签名留念，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把自己关在厕所里任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叶小钢提出倡议：“号召广大作曲家和有识之士，为全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写10000首校歌。”随后，他率领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来到甘肃临洮县二中实施“送校歌计划”。

叶小钢认为：“孩子们不光需要校歌，还需要文化熏陶。”尽管生活条件艰苦贫困，但孩子们唱起歌时愉快的表情，让音乐家为之动容，也让他们对中国教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叶小钢认为，只有加强美育教育、形象思维的教育，才能更多激发孩子的想象，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他希望自己的音乐美丽、美好、高质、天真、励志；能滤去世界的尘埃，给予人坚定的信心，和面对世界的从容与宽厚。这种状态，需要时间与磨砺，更需要脚下这片土地的浸润和滋养。

程焕刚与“程氏宫面”

作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桥宫面的第56代传承人，程焕刚的创业更像是对这一传统食品的继承和发展。

吴桥宫面起源于西汉年间，曾因其工艺复杂等因素，产量较小，只供给宫廷。程氏宫面制作要经过13道工序、14个小时，再自然风干72小时。2012年9月，程焕刚投资1000多万元建造的新厂区开始使用投产，同时研发紫薯宫面、藕粉宫面等多种新产品，在对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中开拓创新，从仅有几位老师傅的作坊发展成为占地40亩的企业。



程焕刚检验宫面的均匀度。



程焕刚(右)向顾客推介程氏宫面。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85后”的冯仁方回乡创业——

橘黄日子红

本报记者 徐红



85后大学毕业生冯仁方，卖蜜橘卖出了名堂。辞职回乡创业仅1年时间，就把浙江台州老家销路不好的橘子变成了浙江省知名品牌。创业3年来，他创下了近千万的财富，带动周边400多农户增收。

记者在“邮储银行杯”中国青年涉农产业创业创富大赛优秀项目展示馆里见到了这位戴眼镜的年轻人。他正站在展位前，将一个个蜜橘送给参观者品尝，笑容洋溢在脸上。

“小时候，家乡那边的橘价相当便宜，1公斤只有1元钱。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那年，橘子特别不好卖，父亲只好将整车橘子倒掉。”冯仁方说，看着父亲沮丧的表情，他萌生了替父亲卖橘子的打算，一个“财富计划”悄然形成。

冯仁方憋着一股劲，就连考大学报志愿都是围绕这个计划来的，报考的是市场营销专业。大学期间，他利用所学知识对家乡蜜橘做了深入分析，形成论文《涌

泉蜜橘品牌发展战略初探》。大学毕业后，冯仁方先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为自己的“财富计划”积累创业资金。2011年，冯仁方辞掉了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职位，选择回乡从事现代农业，从卖“老冯家的蜜橘”干起。

然而，这一做法遭到很多村民的嘲笑。因为种橘子辛苦，这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冯仁方的父亲也不理解儿子：“我不念书务农卖橘子，你念了书还是卖橘子，这书不是白读了。”冯仁方向父亲解释，“我不是拖着板车去卖橘子，而是想做出橘子品牌，做大这个农业产业，到时坐等客户上门”。

冯仁方拗不过自己的父亲，只得向父亲立下“军令状”：“给我两年时间，如果做不成，我就回去上班。”父亲妥协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一年后，“老冯家的橘子”果真打开了市场，当年销售额就超过100万元，成为当地知名品牌。

在冯仁方看来，要想让家里的橘子

销路好，就要走品牌化经营的路子。他做精品、打品牌、创办了台州玉满园水果专业合作社，凭借近乎苛刻的农产品质量，“玉满园”成为临海柑橘产业的一匹“黑马”，客商纷纷找上门。

“我们的橘子论个卖，最好的精品能卖到8元钱一个，40元一斤。你看，这款32个一箱的橘子，卖120元，相当于25元一斤，去年没等上市就卖断货了。”冯仁方说，“橘子的品质很重要，品相好的橘子，是经过三道人工筛选出来的”。他指着装有橘子的盒子说，这是为精品橘子专门制作的，还申请了专利，保证送到客户手里的橘子新鲜、不破损。

凭着专业知识和10年的准备，冯仁方把握住了一次次商机。2011年11月，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在冯仁方老家台州市举办。他敏锐地抓住机会，成为此次大运会的赞助商，此举使这个创办不到一年的农业品牌，一下在全省打开了知名度。

除了以往的线下渠道销售，冯仁方还利用电商平台扩大销量，天猫、淘宝等都成为线上销售渠道。冯仁方说，2014年，蜜橘销售额已突破600万元，其中40元一斤的橘子占总销售额的30%以上，预计今年蜜橘销售额将达到1000万元。

在冯仁方的努力下，合作社迅速壮大，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当地橘农的销售问题，而且大幅度提升了社员收入。2014年11月，在由共青团中央、农业部等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年创业创富大赛中，冯仁方“玉满园”85后团队脱颖而出，他个人也获得“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荣誉称号。

通过参加创富大赛，他们的融资能力大幅提高，这也让冯仁方有了新的财富计划：要建一个玉满园现代高效农业园，集种植、观光、中药、科普教育等于一体的生态园基地。

冯仁方的下一个10年财富计划起航了……

本版编辑 闫静 郎冰
美编 夏祎
邮箱 jrbzgs@163.com